

插了梅花 便过年

文/王敬群



宋代诗人张孝祥说：“人间奇绝，只有梅花枝上雪。今日小年，也等来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只是，我没有种梅花。”

可我在网上购买的蟹爪兰和杜鹃到了，都顶着满满待放的花苞，让我不由就想起“山家除夕无他事，插了梅花便过年”这句话。

就如今日，按照习俗，我打扫了厨房，买了灶糖，改善了伙食，许愿了灶王爷……然后，就坐在窗明几净的阳台上，欣赏窗外洋洋洒洒的大雪，围炉煮茶，摆弄花草草……

栀子花有些许的绿叶，该浇水了；多肉爆盆了，要分离出来一些；杜鹃喜水，就把它们搬到加湿器的旁边；闺蜜送的黄色蝴蝶兰开得正盛，就放在沙发旁边的小几上，给古朴的客厅带来明艳的色彩……

长春花花开不断，落地生根长势喜人，就连在塑料盆里种的小葱和番茄也努力拔节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此刻的我，放下凡尘琐事，丢开诗酒琴棋，就静静的和它们对话，闲来多情待花草，胜似打马过长安。因为，走过曲折的光阴，它们是能读懂故事的人。在枝枝蔓蔓的舒展里，我们如沐春风，软了眉眼。

雪落下了辗转千里的出发，心已经向春天抵达。在雪天里静享岁月，在花草上兴起欢喜的灯笼和温暖的牵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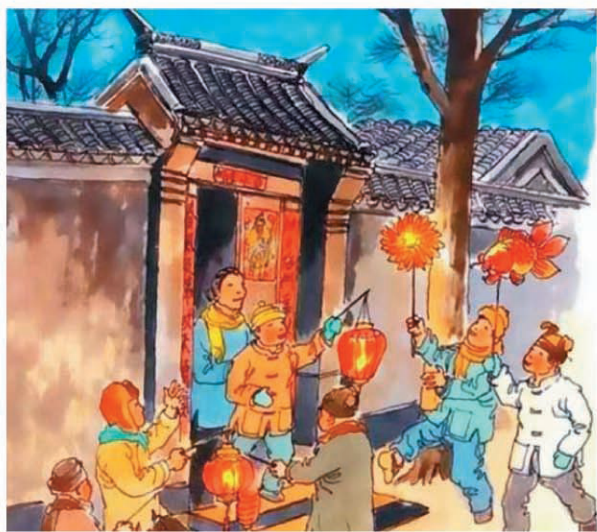
陈大咖说：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，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，往往靠的不只是嘴，还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。

雪还在窗外落，我还在炉火旁，沉醉百花乡。

小年夜里，雪中饮下人间的暖，花间忘记岁月的寒，年的味道，滚烫起来。

儿时过年开心事

文/晨思



年逾五旬岁的我，在岁末年初之时，感觉即将到来的春节，似乎一点感觉也没有。记得孩子小的时候，还会特意给她封一个厚厚的装着崭新百元大钞的红包，在过节时蛮有仪式感地送给她，如今连这个也免了；直接微信转账即可！而在我的记忆里，过年可是一件非常隆重而开心的事啊。

小时候的过年是从腊月廿三开始的，俗称“过小年”，在外面“工作”的都要赶在这一天回家。在我的家乡，家家户户从这一天开始就忙着办年货、搞卫生、做新衣……平时省吃俭用的人家，也都开始“大手大脚”起来。过年吃的零食、点心都用坛坛罐罐装了许多。那里面有母亲炒的葵花籽、西瓜籽、南瓜籽、花生等等。父亲将糯米粉做成各式点心，如加了生姜的姜糕、加了桂花的桂花糕，还有雪花酥、兰花根……这些甜食一直能吃到正月十五。

大年三十那天，父亲和母亲一大早就开始杀鸡、杀鸭、剖鱼。腊肉、腊肠早早地上了蒸锅，鸡、鸭也一起炖起来，家里好几个灶同时煮着，诱人的香气弥漫整个屋子。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地切菜、配菜：她的厨艺还是远近闻名的。当天傍晚，父母把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做好了。家里所有人都围坐桌边，大人、小孩的碗里都倒上自家酿制的米酒，在长长的“噼啪”作响的鞭炮声中，年夜饭开始了。那气氛让我激动、快乐，也感到无比幸福……

吃完年夜饭，我们兄弟二穿上新衣服后，一个口袋里装上零食，另一个口袋里装上鞭炮，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香出门去了。我俩和邻居家出来的小伙伴们，一边吃着零食，一边把鞭炮一个个拆下来、点燃后扔出去。大家聚在一起，想出很多顽皮的花样放鞭炮。笑声、鞭炮声掺和着硝烟在空气里回荡。

夜深了，依然可以听到外面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我们全家围坐在烧得旺旺的木炭火盆四周，吃着大盘小盘的各种点心。平时不大说话、也难得坐下来的父亲，给我们兄妹三个讲当地的传说和三国故事。

那时候还没有春节联欢晚会，快到午夜十二点时，由母亲主持我家特有的“节目”：要哥哥、姐姐和我回顾一年来的学习情况，谈谈明年的学习打算。结束后，母亲开始给我们发用红纸包好的压岁钱。钱一定是崭新的票子。虽然只有区区两块，但我们仍是那样的兴奋和激动！零点的钟声响起，家家户户都放起了迎新年的鞭炮。临睡前，我们把新衣服折得整整齐齐放在凳子上，把红包也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下面。一个个在梦里仍然欢笑着……

年，在国人的眼里，是神圣的，是隆重的，更是辞旧迎新的开始。在年前我们都会把家里清扫一遍，也会清理好多多余的物品。但也有例外，比如，一件传世四十余年的斗篷，一双亲肤两代的手工棉鞋，这些都是些半旧不新的物件，也并不昂贵，但它却承载着言语不至的情感，自然舍不得丢弃。

这几天，朗朗的冬日宛如春天。马上春节将至，我便开始整理房间。那些陈旧不用的衣服都统统收集起来，放在楼梯间，自然会有人拿走。其实，虽说是旧物，还是不忍让它们放入垃圾桶。只希望能有人再使用才好，就刻意把旧服装在袋子里，放在楼梯间。等待着有人拿走。这样我内心觉得并没有丢弃它们，而是转借给更需要的人使用。虽说是自欺欺人，但毕竟有了婉转的意念。也算是一种内心的自我安慰吧。

例外的是，有两件物品，我迟迟不舍得丢弃。一件是婆婆转给我的老公孩提时期的斗篷，大红的印花的棉布里面，暖红耀目绸缎表面，夹层还有薄薄的棉花，做工精美，质地精良。虽说是破旧些许，但那细密的针脚和挺括的款式，完整的传统技艺，都细腻传神的保留下来。然而，这物件带来的余念远不止技艺的精湛，更兼有数不完的情愫。比如婆婆对老公满满的爱意，比如老公对婆婆深沉的眷恋，又比如那灵动鲜艳的色泽，在岁月的浸润里，逾多少风霜雨雪？藏多少人间温暖？寄多少胜意难言？一年年，一天天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那红、那棉、那暖的本质从未更改，而且愈加浓厚！我不知道这件斗篷最初美丽的模样，但它从遥远的山村（老公的出生地）一路辗转，历尽颠

农村的年味

文/屈梦媛



春节，是中国最隆重、最盛大、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，是忙碌一年的家人们，最期盼的一次大团圆。而在每代人记忆中，都有一种独特的过年记忆，永留心间。

父母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，那时候在他们的眼中，过年就意味着有好吃的东西吃，有新衣服穿，有一个全新的年开始。父亲告诉我，一进腊月，他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，一天又一天，何时春节才到来。到腊月二十几，他的父母开始上街买年货，家里一进有花生、瓜子、奶糖、麻花等平常吃不到的东西，这个时候，可以经常拿一点吃吃，打打牙祭。母亲记得在她印象中，大年三十的晚上最为热闹，不仅有她最喜欢的红烧肉吃，还可以吃到心心念念的饺子，另外大鱼也是必需品，一直吃到第二天的正月初一早晨，鱼冻搭粥，一辈子的记忆永不遗忘。当然，父母时代过年，他们和家人一起打扫房间、贴年画、祭财神爷等。另外灯会也是他们过年必不可少的项目，大多是用灯的形式来表现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、民间传说等，形式虽然比较单一，但却承载了父母这代人的美好回忆。

我是八零后出生的，我的童年记忆中，生活条件比父母这辈好多了，过年承载着更多的美好记忆。一过腊八，父母便开始忙年，慈母手中线，儿女身上衣。母亲忙年首先是忙做衣。为了我们姊妹每个人都能添件新衣，母亲费尽了心思。虽然早已记不清儿时母亲做的虎头鞋的模样，但一针一线都浸透着母亲的

余念悠远

文/翟永纪



簪，在半日还新的时候，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冥冥之中，这绵绵深致的幽念，在我们的小小的家庭里，生生不息的传承着。今天中午，我又特意将它清洗干净，在阳光下晾晒。我竟不自觉的用手去触摸那满载柔情的纹理，久久，久久，深邃处，像似感受到老公孩提时节的气息。暖暖的心里，不止是阳光所致。

还有一双是婆婆手工缝制的棉鞋，那是婆婆为老公亲自缝制的千层底的棉鞋。我家二宝从小便有公公婆婆照看，自然

这几年因响应号召就地过年，春节过得比较简单。今年放开之后，我们决定回农村老家过年，感受一下农村浓浓的年味。

农村的年，基本上从杀年猪开始。村里一家杀猪，街坊四邻都会来帮忙。养了一年的猪膘肥体壮，三五个人合力才能捉住。一时间，小院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烧水的烧水，磨刀的磨刀，请几位手艺好的乡亲帮忙把猪血灌成香肠。杀猪完后，直接在院里空地架起几口大锅，把切好的猪肉、刚灌的血肠煮上，再炖满满一锅酸菜粉条，请帮忙的街坊们一同分享。木柴的火焰欢快地在锅里跃动，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浓浓的肉香惹得人垂涎三尺。在这酒肉香气、欢声笑语中，拉开了年的序幕。

农村的年仪式感十足。真的如歌谣里唱的一样：二十三糖瓜粘、二十四扫房子、二十五做豆腐。虽然买豆腐很方便，但是自己家做的豆腐吃起来格外香。当年的新黄豆，提前一晚浸泡到圆滚滚、饱胀胀，先磨成豆浆，那份香浓，不加糖也可以痛喝三大碗。在豆浆里点上卤水，就可以静待豆腐成型。刚做出来的豆腐什么作料都不放，吃起来除了浓郁的豆香还有一股甘甜。再加工成干豆腐、水豆腐、菜豆腐、冻豆腐、炸豆腐……真是吃一冬也吃不腻。

农村少有大型超市，无论是购买生活用品还是过年置办年货，都是靠赶集。临近过年，集市上售卖的物品种类更加丰富。有生活用品区、衣物鞋帽区、零食干货区、海鲜水产区、新年装饰区。来到水果区，摊主们热情地吆喝着，黄

是全心全意的看待。二宝也习惯了跟随他们生活，穿戴自然是很接地气。有一天，她不小心玩耍把鞋子弄湿了，很是着急。婆婆便从箱子底下翻出了一双小棉鞋，就是当年老公穿过的千层底棉鞋。虽说样子不够时尚，但穿起来甚是舒服，就连小孩子也分的清楚。从那后，她整天要穿那双旧棉鞋。别的鞋子都不穿了。还自发改说那是“奶奶牌”棉鞋。去年整个冬天，她都经常穿着。今年，那棉鞋已经小了，可女儿依然不让送人，也不忍丢弃。就放在床头柜下面，天天看着。看到这些，我突然不知所措，也甚是欣慰。幼小的女儿也因此诞生了如此长情的心。而这些，看似微不足道的存在，却是金钱不能衡量的价值。

的确，这点点滴滴的小事都只是生活里的细枝末节，但这细枝末节让人拥有满满的幸福感和存在感。又比如，前几天我去看望一个相识多年的表姐，只是随意的带些寻常的礼盒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我返回时她回赠我她亲手制作的南方特产。当时，我没有觉察到什么，只是感到受宠若惊。但是回到家里，我才明白表姐的深意悠远，倒让我自己有了羞愧的感觉。原来，在国人传统的基因里，礼物，无关轻重，用情，最是难得。一朝相识，余念深幽。唯有动情，方能感动。我看着这些寻常的物件，思索着表姐回赠的特产，何其自然？何其坦率？这率真之意，恰似初心所在。当珍视之！

惜物之人，长情未了，自然福祿绵绵。得此恩德，余念悠远。息息承之，思量回甘！余念，余年，在炎黄子孙的一脉传承里，是基因，是力量，是文明，也更是源源不断的乡愁缱绻……

澄澄的赣南脐橙、红彤彤的丹东草莓、碧莹莹的阳光玫瑰葡萄，琳琅满目的水果让人目不暇接。记得小时候，一到冬天能吃到的就是苹果、梨等耐放的水果，如今不仅能吃到天南海北各产地的水果，连进口的水果也屡见不鲜了。

新年装饰区里人头攒动，人们都在选购过年要用的香烛纸品、春联福字等。最漂亮的是卖年画的摊位。一幅幅精美的年画摆在地上，有充满喜庆的福娃骑鱼图，有雍容华贵的牡丹孔雀图，有飘逸灵动的仙女送福图……还有各种精致的中国结、布艺辣椒串、小灯笼等装饰品。每一幅年画都图案逼真、栩栩如生，每一串挂饰都让人爱不释手。一眼望去红彤彤一片，将集市装点得年味十足。无论是摊主还是顾客，人人脸上喜气洋洋，处处都是年的气息。

赶集回来，就要紧锣密鼓地准备过年了。家里人都齐齐忙起来，杀鸡宰鱼、发面蒸花馍。白白胖胖的大馒头一出锅，点上红点，立马俏皮可爱，一层一层摆在盆里。杀好的鸡、鱼等各种肉冻上凉水冻在桶里，厨房里满满当当，格外有一种“丰年足豚”之感。小院里挂上红灯笼，大门贴上春联、福字，谷仓贴上“五谷丰登”，鸡舍贴上“六畜兴旺”，年味立刻浓郁起来。等到除夕晚上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响，这个年就算是达到了高潮。

农村的年味，是邻里守望相助的人情味，是生活富足安康的喜悦味，是鸡犬相闻、炊烟袅袅的乡土味，是千家万户围桌而坐共叙亲情的人间烟火味。农村的年味，是那么温馨，那么浓厚，那么醉人！

有母亲的年

文/何小琼



爸生火，煲粽子了。”我欢天喜地跑开了，两个弟弟忙不迭地跟上。

柴火的香味随风飘送，第一批粽子下锅，母亲叫我们三姐弟去守添柴看火，让父亲开始炸肉……我们全家在母亲的指挥下，进入过年模式，喜悦而热闹。

母亲这一天是最忙碌的，包了粽子就开始磨刀霍霍向鸡鸭鱼。全能母亲，第一样都做得得心应手，行云流水。平时，父亲时常出差，家中一切靠母亲在操持，早锻炼了一身“本领”，在过年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有年的母亲真好。

年夜饭通常会比平时早。一大桌子香喷喷的饭菜，我们喝饮料，父亲和母亲喝葡萄酒。面前是丰盛的年夜饭，平时有多节俭，这天就有多丰盛。母亲说，这是旧历年最后一天，吃得丰富些，预示来年风调雨顺，一切顺意。于是，我们杯盏交错，笑语盈盈，吃得舒舒服服……

多希望这样的年定格在那美好时刻。可年年过年年年过，年年不同人过年。时光荏苒，父亲渐渐老去，代价是我们长大。如今，母亲去世多年，早已接父亲离开了旧宅。在城市年的氛围不大，何况缺少了母亲的年。没有了母亲的年，多了几分愁绪。有母亲的年才是幸福年。

爱 and 情。大年初一给大爷大娘拜年时，穿着一身新衣的我会听到很多的夸赞声。父母亲忙年再就是忙年夜饭。父亲骑着摩托车一趟一趟地从农贸市场买来排骨、肘子、牛肉、大虾、鱼、时令蔬菜等，母亲在纺织厂上班，单位每年春节都要发“十八大件”年货，包括腊鱼腊肉、名酒、火腿、果脯、香茶等。大年三十晚上，准备好了年夜饭，桌上摆满了鸡、鱼、肉，还有孩子们爱吃的各种点心，母亲摆好了碗筷，拿出父亲珍藏了一年的好酒，看我们尽情地吃喝，父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晚饭后，我们开始了放鞭炮，听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闻着空气中丝丝硝烟的味道，年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我也一天天长……

我的两个孩子都是零零后，他们在童年时光能够尽情地享受春节的快乐，我始终认为她是最幸福的一代人。一进腊月，妻子就带两个小家伙买好了过年的新衣服，吃用的，自然不用说，带着他们去苏果超市，开车拉回来满满一大车东西。打扫好房子，迎来了大年三十的年夜饭，孩子们吃上喜欢的海鲜、大虾等，然后我和妻子递上了鼓鼓的新年压岁红包。儿子憧憬着年后在抖音上买一台新的平板电脑，女儿则是希望用压岁钱在书店买一整套福尔摩斯探案集。饭后，尽管我们所在的城市春节禁放烟花，但是我们点燃了“满天星”，他们摇晃着欢呼呐喊，迎接新的一年到来。孩子们春节尽管一直在家，他们和同学们还在网上进行活动，不仅在微信群里发布祝贺话语，而且还玩了抢红包游戏，儿子、女儿还秀出自己的春节相片，时不时还在摄像头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，他们这一代人的过年通过网络玩出了新花样。

三代人的过年记忆不一样，但是大家都感觉到一代更比一代好。尽管时代有了变革，但人们对于过年的信仰没有变，人们对于过年的感情依旧深厚。过年是新的一年开始，是播种希望的季节。新的一年；新的一岁；新的希望。有了过年，回家有了理由，几代人相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年味，那是最幸福的一件事。